

戴煌通讯报告选

新华出版社



作者像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纪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位

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）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选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本丛书

中，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选、农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有编后记、作品评介、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了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不超过八万字，精选精编；装璜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戴煌小传

戴煌，原名戴澍霖，新华社高级记者。1928年生于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，1944年春参加新四军，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在射阳文工团和苏北文工团历任团员、分队长、音乐组长、文学创作组长等职，同时被苏北、华中地区多家报刊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记者。

1947年夏担任新华社苏北前线记者，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。在深入火线的采访中曾因跟随突击队经历了白刃战，受到苏北军区领导机关的褒奖。

1951年秋调新华总社军事组，未几便被派赴朝鲜前线采访直至朝鲜战争结束，被志愿军政治部评为三等功，获朝鲜方面军功章和三级国旗勋章各一枚。

1954年春作为驻外记者被派往越南，主要从事越南并兼顾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与恢复和平建设

的报道，历时一年。

1957年正在外交学院专攻英文期间，因提出反对“神化与特权”等论点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经受了人生各种磨难。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被彻底平反后，在采编工作中依然穷索不舍，多次应邀去一些高等院校、新闻单位或新闻讲习班讲学，同时耗费很多精力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，为数以千百计的蒙冤受害者排忧解难，并协助他们向各种邪恶势力展开不懈的斗争。

40多年来，虽曾被迫痛止笔耕长达21载，但其新闻、通讯、报告文学等作品仍然为数相当可观；有些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或全国优秀新闻通讯、散文特写选，单行本有《海岸线上》、《胡志明主席印象记》等。

目 录

- 1 战士与群众
- 4 鲜血浇铸的胜利
- 12 “宝贝鱼”
- 22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
- 26 胡志明主席印象记
- 55 目标正前方
- 84 访问柳堡
- 97 中华魂赞
- 110 高怀清抱多远闻
- 117 冼星海留苏生活补遗
- 122 生命在于奉献
- 150 北京，有这样一所大学
- 167 阿英未乘黄鹤去
- 179 一次无拘无束的谈话
- 190 后记：这也是“千人糕”

战士与群众

——淮阴战斗速写之一

(1945年9月)

天蒙蒙的，东头的部队准备进攻湖南会馆。

战斗开始了。敌人的机枪乱叫。在我们搭起的运河船桥上，走着一位60来岁的老太婆。她的脚是那么的小；但她却抖着精神，从河北向河南走。因为她晓得，这桥是新四军的。

战斗剧烈了。她刚走到桥中央，敌人猛的一炮，她也随着炮声往下一倒。她是被震倒的，并没有炸死。她气喘喘地想挣扎着起来。守桥的一个战士冒着弹雨，很快地把她扶了起来说：“老奶奶！我扶着您走，送您回家去！”“同志的！多谢您！”她感激地说：“我能回去，用不着您去，您去开火吧！多一个人可多打死几个和平军呢！”

炮愈打愈厉害了。我们已冲进了东圩门，打退了

湖南会馆里的敌人，同时也占领了东北水渡口的碉堡。

“新四军进街了，开门欢迎啊！”

敌人刚刚跑掉，我们一个炊事员的老婆便沿街喊叫了。她是住在本街上的。当她丈夫当新四军的时候，她明里不敢说“新四军”三个字，但暗地里却总给邻居说新四军是一定要来的，这次真的来了，她快活得要命！随着她的喊声，门吱呀吱呀地开了，一群喜悦的人们拥了出来，都笑嘻嘻地向着部队问好：“辛苦了，同志们！我们有救星了！”他们放着胆子靠近队伍。有一个小孩子拉着新四军战士的粗手，战士也把小孩子拥抱在身边，让他大胆地摸着自己的枪。

“小宝宝！这是什么？”

“是枪！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打二皇的！”

“二皇哪里去了？”

“挨你们打到内城里去了！”

周围的战士和群众都“哈哈”地笑了，笑得那么和谐。老太太挪着凳子、年青人拉着席子请战士们休息。东头一个理发员拿着剪刀高兴地喊叫：“同志的，剪头不要钱，不要钱！”

一切都是热烈的。全街的门都开了。大人小孩

都围着我们的战士，像看新女婿一样地在看。有些战士和群众高兴得不知要说些什么，才能表达出双方的心情，终于九班长大喊了：“同胞们！我们新四军是什么队伍啊？”

“是人民的队伍！同志们！是人民的队伍！”……
轰地一声，城边的战斗又开始了。

（本文首刊于1945年9月7日《苏北报》）

鲜血浇铸的胜利

(1947年8月)

1947年春天，山东主力部队发起孟良崮战役，决心消灭气焰嚣张的敌人王牌军七十四师。苏北敌后的形势也略有好转。

7月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，跃进中原。中国国土上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内战，出现了人民军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。处于敌后的苏北人民解放军，也奉命攻打盐城（当时称为叶挺城），以牵制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使蒋介石感到处处被动挨打，捉襟见肘。

此刻，更好地报道苏北战区的军事斗争更加迫在眉睫。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应运而生。人手不够，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出苏北文工团创作组，也去凑个数。

就这样，整个支社也只有三名记者：胡捷、陈清伦和我。

一个傍晚，我们各自背了一只小挂包，里面装着

稿纸、手电筒和牙具袋，随军上前线。临别时，我们都兴致勃勃，相互祝愿——

“祝你成功！”

“打进盐城见！”

苏北平原的8月上旬，正是酷热难当的季节。躲在树荫下的鸡和狗，都张着嘴喘大气。经过连续几天的行军和拔除外围据点的战斗，我们的军衣和战士们的一样，不断浸透了汗水，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泛出一圈圈盐霜。全身整天潮漉漉的，酸臭难闻。

8月10日夜晩，我们的部队开始直接围攻盐城。我跟着北门主攻团，向城北串场河上的一座水闸进击。

这是由北面接近城墙的必由之路。天上繁星闪烁。前面阻挡我们前进的敌人开枪开炮的火光也闪烁不息。在一阵密集的弹雨下，我们都从公路上翻滚到路边的土沟里。

这条沟只有半尺来深。我们用膝盖和胳膊弯悬撑着身子匍匐前进。水闸桥头的敌人打来的一串串子弹，在我们的脊背上空噓噓擦过。有的就像一把无形而又锋锐无比的大剪刀，剪得沟边的灌木和蒿草的枝枝叶叶，纷纷向我们的身上洒落下来。队伍的前前后后，时有轻轻的叫唤声：“卫生员！卫生员！”这每叫一声，就说明又有人被枪弹击中了，急需包扎抢救。

但是，浅沟中的人流继续静静地向桥头堡蠕动。与我并排向前挪动的一个战士，身上的刺刀鞘和铁皮碗没有分隔好。每挪一步，那刀鞘与铁碗就碰撞得咯咣咯咣响。我竭力压低了声音，套着他的耳朵说：

“你把铁皮碗包一包好吗？”

“我的碗套没了，被铁丝网挂烂了！”他说。

“那毛巾呢？”

“不是扎在膀子上吗？！”他不耐烦地说。

嘿，对！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毛巾扎在胳膊上，当作夜间近战时识别敌我的标记了。我遂掏出自己的小手绢，帮他包住碗。我说：“这会响得轻一点。”

可他不理我这话茬，反而问我：

“你是哪个排的？我怎不认得你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记者。”

他不懂什么叫“记者”，继续问：“什么部队？”

我说：“新华社，新华社记者。”

他听到了“新华”二字，“唔”了一声，似乎明白了几分。那时候，“新华书店”，“新华印刷厂”，“新华肥皂厂”……用“新华”二字命名的单位很多。就是不识字的人，一听“新华”二字，也都会明白这是自己人。

然而，他对“记者”一词，似乎依然莫名其妙。也许正当我回答他的问话时，敌人那边又乒乒乓乓

地打了一阵枪，使他听得不甚真切。他又惊诧地问：

“你是‘新华织布机’的，到这里来做什呢？”紧接着，就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：“还不快回去！”

他不只这么“命令”，还突然加快速度，把我甩下了两步远，用他的脚使劲向后蹬，意思是让我不要再向前爬。

看来，他真地把我当作“新华织布厂”的什么人了。这使我很感动。不管他说话多么生硬，连什么叫“记者”也不懂；但在这生死关头，他关心的是别人，爱惜的是别人的生命。

这就是我们的战士！多么可爱可敬的战士！我连忙加快了速度，赶了上去，向他解释说：“我不是织布厂的，我是记者，是写报稿子的。”

他这才恍若有所悟，但还是坚持说：“拿笔的人，又没有枪，不能上前线……”

突然，前面红光冲天，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震断了我们的悄悄话。敌人的桥头堡被炸翻了。战士们一跃而起，向水闸桥直冲过去。

我也紧随不舍。单是跟着这样的战士冲锋陷阵，就会令人热血沸腾。

11日傍晚，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起总攻击。攻打北门的部队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从隐蔽了一天一夜的高粱地里爬了起来。战士们一个个猫着

腰，向北门外的乱坟岗里运动。我也跟着主攻团突击营——十二纵队三十四旅一百团第一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向前跑。城墙上不断升起红红绿绿的信号弹。一串串小红球似的红色曳光弹，在我们附近的草丛中吱吱乱蹦。紧跟着就飞来了一排排炮弹，炸得人双耳欲聋。

战士们不顾这一切，继续向前跃进。

我们的炮兵终于开火了。经过一阵急促的炮火攻击，冲锋号声四起。好多支部队一齐跃出乱坟岗，冲出青纱帐，向黑沉沉的高大城墙猛扑过去。其中第一梯队的战士们，直指敌军防守北门的主阵地。

这是紧贴北门外东边一点的一个大约百米见方的土圩子，背抵城墙，三面绕以深壕、铁丝网，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。敌人疯狂抵抗。他们的轻重机关枪与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弹，交织成似乎能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。城里的敌人，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。看来，敌人的防守严密而又顽强，我们的攻击不会轻易奏效。

不一会，从前面跑下来一个通讯员。他带着急促的喘息声，向营长、教导员报告：“第一梯队还没冲到壕沟边，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……”

听到这一紧急报告，营长与教导员分别喊了声“二梯队上”、“三梯队准备”，就各自端着驳壳枪，

消失在前面子弹横飞的茫茫夜色中了。

这里，离敌人大约只有百米左右。我环顾四周，留在乱坟堆中的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！

我到哪儿去？

如果说，这几天来，我也常常接近过死亡的边缘，但那毕竟不过是身临险境的“观战”而已；可眼下，已到了必须考虑要不要动“真格”的时候了。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那就会成了个“睁眼瞎”，啥场面也看不到，啥消息也听不到；要是被一颗炮弹炸没了，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向后转移吗？回到主攻团的指挥部去吗？那是说不过去的！我也只能横下一条心：往前去！往血与火更稠密的地方去！既然决心深入这个战场实际，那就要深入个彻底！

等我跃出乱坟堆，滚过了公路，越过了壕沟铁丝网，扒上了土圩，只见圩内人影幢幢，杀声一片。原来，我们的战士与敌人已拚开了刺刀。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记号，我看到敌我双方，不断互有伤亡。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位小战士，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，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，我迅疾跃进圩内，从这个敌人的身上拔出了我们小战士的那支枪，参加了拚搏……

我的故乡沟墩镇，在盐城以北只有40多公里。这时我已19岁，才第一次目睹这高大厚实的古城墙，而得到的“见面礼”却是一场血肉相拚的白刃